

## 目 录

- 埃斯库罗斯 ..... ( 员 )  
    阿伽门农 ..... ( 员 )  
    普罗米修斯 ..... ( 源 )
- 索福克勒斯 ..... ( 苑 )  
    俄狄浦斯王 ..... ( 苑 )  
    安提戈涅 ..... ( 源 )
- 欧里庇得斯 ..... ( 员 )  
    特洛伊妇女 ..... ( 员 )  
    美狄亚 ..... ( 员 )

# 古希腊戏剧选



## 埃斯库罗斯

## 阿伽门农

## 场 次

- 一 开场 (原诗 员到 猿行) .....
- 二 进场歌 (原诗 源到 圆行) .....
- 三 第一场 (原诗 圆到 猿行) .....
- 四 第一合唱歌 (原诗 猿到 源行) .....
- 五 第二场 (原诗 源到 远行) .....
- 六 第二合唱歌 (原诗 远到 苑行) .....
- 七 第三场 (原诗 苑到 怨行) .....
- 八 第三合唱歌 (原诗 怨到 员行) .....
- 九 第四场 (原诗 员到 员行) .....
- 十 抒情歌 (原诗 员到 员行) .....
- 十一 第五场 (原诗 员到 员行) .....
- 十二 退场 (原诗 员到 员行) .....
- 注解 .....

## 人 物（以上场先后为序）

守望人——阿耳戈斯（~~阿耳戈斯~~）兵士。

歌队——由十二个阿耳戈斯长老组成。

仆人数人——阿耳戈斯王宫的仆人。

克吕泰墨斯特拉（~~阿伽门农~~）——阿伽门农（~~阿伽门农~~）的妻子，埃癸斯托斯（~~埃癸斯托斯~~）的情妇。

传令官——阿伽门农的传令官。

阿伽门农——阿耳戈斯和密刻奈（~~阿耳戈斯~~）的国王。

侍女数人——克吕泰墨斯特拉的侍女。

卡珊德拉——阿伽门农的侍妾，特洛亚（~~特洛亚~~）女俘虏。

埃癸斯托斯——阿伽门农的堂弟兄。

卫兵若干人——埃癸斯托斯的卫兵。

## 布 景

阿耳戈斯宫殿前院，宫前有神像和祭坛。

## 时 代

英雄时代。

## 一 开 场

守望人在王宫屋顶上出现。

守望人 我请求众神解除我长年守望的辛劳，一年来我像一只狗似的，支着四条腿趴在阿特瑞代的屋顶上；这样，我认识了夜里相聚的群星，认识了那些闪耀的君王，他们在天空很抢眼，给人们带来夏季和冬天。今夜里，我照常

观看信号火炬——那火光将从特洛亚带来消息，报告那城市的陷落——因为一个有男人魄力，盼望胜利的女人是这样指示我的。当我躺在夜里不让我入睡的，被露水打湿了的这只榻上的时候——连梦也不来探访，因为恐惧顶替睡眠站在旁边，使我不能闭上眼睛睡一睡——当我想唱唱歌，哼哼曲子，挤一点歌汁来治疗我的瞌睡病的时候，我就为这个家的不幸而叹息，这个家治理得不像从前那样好了。但愿现在有火光在黑暗中显现，报告好消息，使我幸运地摆脱这辛苦！

片刻后，远处有火光出现。

欢迎啊，火光，你在黑夜里放出白昼的光亮，作为发出许多阿耳戈斯歌舞队的信号，欢庆这幸运！

哦嗨，哦嗨！

我给阿伽门农的夫人一个明白的指示，叫她快快从床上起来，在宫里欢呼，迎接火炬；因为伊利翁的城市已经被攻克了，正像那信号火光所回报的；我自己先欢庆起来；因为我的主人这一掷运气好，轮到我走棋子了；这信号火光为我掷出了三个六。

愿这家的主人归来，我要用这只手握着他的可爱的手臂。其余的事我就不说了，就好像一头巨牛压住了我的舌头；这殿堂，只要它能说话，会清清楚楚讲出来；我愿意讲给知情的人听；对不知情的人，我就说早就忘记了。

守望人自屋顶退下。

## 二 进场歌

众仆人自宫中上，他们把宫前祭坛上的火  
点燃，然后进宫。歌队自观众右方进场。

歌 队（序曲）现在是第十年了，自从普里阿摩斯的强盛的原告，墨涅拉俄斯王和阿伽门农王，阿特柔斯的一对强有力的孩子——他们荣耀的保持着宙斯赐给他们的两个王

座，两根王杖——从这地方统领着一千船阿耳戈斯军队，战斗中的辩护人出征之后，他们当时暴怒的叫嚷着要进行大战，好像雄鹰因为丢了小雏儿伤心到尽头，拿翅膀当桨划，在窝的上空盘旋；因为它们为小鸟抚育的辛苦算是白费了；多亏那天上的神——阿波罗，或是潘，或是宙斯——听见了鸟儿的凄厉的悲鸣，可怜这些迁居者，指派了那迟早要报复的厄里倪斯来惩罚这恶行。那强大的宙斯，众神之神，就是这样派遣了阿特柔斯的儿子们去惩戒阿勒克珊德洛斯；他为了一个一嫁再嫁的女人的原因，将要给达那俄斯人和特洛亚人带来许多累人的战争，一开始就叫他们的膝头跪在沙土里，戈矛变为两节。

事情如今还是那样子，但是将按照注定的结局而结束；任凭那犯罪之人焚献牺牲，或是奠酒，或是献上不焚烧的祭品，也不能安息那强烈的怒气。

我们由于身体衰弱，不能当兵，被那前去作辩护人的远征军扔在家里，我们这些孩子力气要靠拐棍才能支撑。因为孩子体内流动的嫩骨髓和老年人的一样，里面没有争斗精神；而一个非常老的人，他的绿叶已经凋谢了，依靠三条腿来走路，还不比一个孩子强，他像白昼出现的梦中的影子一样，飘来飘去。

啊，廷达瑞俄斯的女儿，克吕泰墨斯特拉王后，有什么事，什么消息？你打探到什么，相信什么消息，竟派人传达，举行祭祀？所有保卫这都城的神——上天和下界的神，房屋和市场里的神——他们的祭坛上都点燃了火焰，奉上了祭品。到处是火把，举到天一样高，那是用神圣的香膏的纯粹而柔和的药物，也就是用皇家内库的油涂盖过的。

至于这件事，请你尽你所能说，所便于说的告诉我们，好解除我们的疑虑；我们时而预料有灾祸，时而又

由于你叫举行祭祀而满怀希望，这希望扫除了无尽的  
焦虑和使人心碎的哀伤。

（第一曲首节）我要说起那两个统领军队出征的幸运的  
统帅，那两个当权的元帅——我虽然上了岁数，但是  
受了神的感昭也还能唱出悦耳的歌词——我要提起阿开  
俄斯人的两个王位上的元帅，率领希腊勇士的和睦的元  
帅，他们手里拿着复仇的戈矛，正要被一双猛禽带到透  
克洛斯的大地上去，鸟之王飞到船之王面前，其中一只  
只是漆黑的，另一只的翎子却是雪白的，它们出现在宫殿  
旁边，在执矛的手那边，栖息在明显地位上，啄食一只  
怀孕的兔子，不让它跑完最后一程。唱的是哀歌，唱的  
是哀歌，但希望吉祥如意。

（第一曲次节）那军中聪慧的先知回头望见那两个性  
情迥异的阿特瑞代，就明白那两只吃兔子的好战的鸟象  
征那两个统领军队的将领，因此他这样说明这预兆：  
“这远征军终将会攻陷普里阿摩斯的城池，城外所有的  
牲畜，人民的丰富财产，将被洗劫一空；但愿嫉妒不要  
从神那里落下，使特洛亚即将戴上的坚实的嚼铁，这远  
征的部队，暗淡无光！因为那圣洁的阿耳忒弥斯由于同  
情，怨恨她父亲那只有翅膀的猎犬的把那可怜的兔子，  
在它生养之前，连胎儿一起杀死来祭献；那两只鹰的会  
餐使她恶心。”唱的是哀歌，唱的是哀歌，但愿吉祥如  
意。

（第一曲末节）“啊，美丽的女神，虽然你对那些猛  
狮的弱小的孩子这样爱护，为那些野兽的幼子所喜欢，  
你也应当让这件事的预兆灵验，这异象尽管也有不祥之  
处，却总是个好兆头。我请求拯救之神别让他姐姐对达  
那俄斯人放出逆风，使船只受阻，长期不能驶出，由于  
她想要求另一次祭祀，那是不合法的祭献，吃不得的供  
品，会引起家庭间的争执，使妻子不害怕丈夫；因为那

里面住着一位可怖的，回过头来打击的狡诈的看家者，一位记仇的，为孩子们复仇的忿恨之神。”这就是卡尔卡斯对着宫殿大声说的，从路上碰到的鸟儿那里看出来的运星，里面揉和着莫大的幸运，与此相和谐的是，唱的是哀歌，唱的是哀歌，但愿吉祥如意。

（第二曲首节）宙斯，不论他是谁——只要叫他这个名字向他呼唤，很使他高兴，我就这样呼唤他。经过多方面考虑，我认为除了宙斯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可以和他比拟，如果我应当把那个无用的想法从我的深沉的思想里丢弃的话。

（第二曲次节）那位以往号称伟大的神，在每次战斗中骄傲自夸，但现在再也没有人提起他了，他的时期已经过去；那位后来的神也因为遇到一个胜利者而败北了。谁狂热的为宙斯高唱凯歌，谁就是聪明人。

（第三曲首节）是宙斯指引凡人走上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了这条有效的法律：智慧自痛苦中得来。回想起从前的苦难，痛苦会在睡梦中，一滴滴滴在心上，甚至一个顽固的人也会从此小心翼翼。这就是坐在那庄严的舵手凳上的神强行馈赠的恩惠。

（第三曲次节）阿开俄斯舰队的年迈的领袖不怪先知，而向这突如其来的恶运低头，那时候阿开俄斯人驻守在卡尔喀斯对面，奥利斯岸旁——那里有潮水来回的奔流——他们正被围困在海湾里，挨饥受饿。

（第四曲首次）从斯特律蒙吹来的狂风引起了饥饿，有害的空闲，危险的停留，使兵士游荡，船只和缆索受损耗，时间拖得太久，阿耳戈斯的鲜花便从此凋谢枯萎；先知最后向两位统帅大声地说出另一个比狂暴的风暴更难忍受的挽救办法，并且提出阿耳忒弥斯的名字，急得阿特瑞代用王杖顿地，禁不住哭泣。

（第四曲次节）那年迈的国王说道：“如果不服从，

命运自然是苦；但是，如果杀了我的女儿，我家里可爱的孩子，在祭坛周围使父亲的手沾染杀献女儿流出来的血，那也是苦啊！哪一种方法没有痛苦呢？我又怎能背弃联军，抛弃舰队呢？这不行；由于急切的要求杀献，流女儿的血来平息风暴，也是合乎情理的啊！但愿一切如意。”

（第五曲首节）他受了逼迫戴上轭，他的心就转变了，不洁净，不虔诚，不惧怕神明，他从此转了想法，胆大妄为。人类往往受“迷惑”那坏东西蛊惑，她出坏主意，是灾祸的根源。所以他忍心作他女儿的杀献者，为了帮援那场为一个女人的缘由而进行复仇的战争，为舰队而举行祭献。

（第五曲次节）她的请求，她呼唤“父亲”的喊声，她的处女时代的生命，都未曾被那些好战的将军所重视。她父亲作完祈祷，叫办事人趁她诚心诚意跪在他袍子前面的时候，把她当一只羊羔举起来按在祭坛上，并且堵住她的美丽的嘴，不让她诅咒他的家族。

（第六曲首节）那要靠暴力和轭头的禁止出声的力量。她的紫色衣裳垂向地面，双眼向着每个献祭的人射出乞求的目光，像画卷里的人物那样显眼，她想呼喊他们的名字——她曾经多少次在她父亲设宴的厅堂里唱过歌，那女子用她的贞洁的语音，在第三次奠酒的时候，很亲热的回敬她父亲的愉快的祷告声。

（第六曲次节）此后的事我没有亲自看见，也就不说了；但是卡尔卡斯的预见不会不灵验啊！制裁之神自会把智慧分配给受迫害的人。将来的事到时便知，目前且随它去吧——预知等于还没有受伤就叫痛——它自会随着日出清清楚楚的出现。

愿今后事事顺利，正符合阿庇亚土地仅有的守卫者，我们这些和主人最亲近的人的心愿。

## 三 第一场

克吕泰黑斯特拉自宫中上。

歌队长 克吕泰墨斯特拉，我尊重你的特权，应命而来；因为我们应当尊重我们主人的妻子，在宝座空虚的时候。难道你听见了好消息，或者没有听见，只是期望有好消息，就举行祭献，这个我想听听；当然，如果你不说，我也不会不满意。

克吕泰墨斯特拉 希望黎明带来好消息，像大家所说，它是从它母亲——夜晚——那里来的。你将知道一件出乎意料的快乐的事——阿耳戈斯人已经占领了普里阿摩斯的城市了！

歌队长 你说什么？这句话从我耳边掠过了，因为我不敢相信。

克吕泰墨斯特拉 特洛亚陷落到阿开俄斯人手里了；我说明白了吗？

歌队长 欢乐钻进了我的心，使我哭泣。

克吕泰墨斯特拉 你的双目表示你忠心耿耿。

歌队长 这件事你有没有可靠的依据？

克吕泰墨斯特拉 当然有——怎么会没有呢？——只要不是神蒙骗了我。

歌队长 你是不是把梦里诱骗人的影像看得太重了？

克吕泰墨斯特拉 我才不注意那睡梦的心灵里的幻象呢。

歌队长 难道是不可靠的传言把你弄糊涂了？

克吕泰墨斯特拉 你太瞧不起我的智慧，将我当成小女孩了。

歌队长 那城市是哪一天陷落的？

克吕泰墨斯特拉 告诉你，就在孕育了这日出的夜晚。

歌队长 哪一个传信人跑得了这么快？

克吕泰墨斯特拉 赫淮斯托斯，他从伊得山发出绚烂的火光。火的使者把信号火光一段段的传递；伊得第一个把它传递

到楞诺斯岛上的赫耳墨斯悬崖上，然后阿托斯半岛上的宙斯峰从那里把硕大的火炬接到手；那奔跑的火炬飞速跳跃，跳过海，欢乐的前进……那松脂火把像太阳一样把金色的光芒送到马喀斯托斯山上的了望塔前。那山峰没有睡着，没有拖延时间，没有疏忽使者的职务；那传令火光经过欧里波斯海峡上空，远远把消息递给墨萨庇翁山上的守望人。他们也逐一点起了火焰——烧的是一堆干草——把消息往前传递。那火炬仍然旺盛，一点也没有暗淡，像月光一样跳过了阿索波斯平原，直达喀泰戎悬崖，在那里催促这信号火光的另一个接力者。那里的守望人非但没有拒绝远处传来的火光，反而点燃了一堆比命令所规定的更大的火焰；那火光在戈耳戈眼似的湖水上面一闪而过，到达山羊嬉戏的山上，劝那里的守望人不可忽视生火的命令。他们大卖力气，点燃了火，送出一丛大火焰，那火焰飘过那鸟瞰萨洛尼科斯海峡的海角，仍然在燃烧，跟着就下降，来到了阿刺克奈翁山峰——接近我们的都城的守望站，然后从那里落到阿特瑞代的房顶上，这光亮是伊得山上的火焰的子孙。这就是我安排的火炬之赛——一个个依次跑完，那最先跑和最后跑的人是胜利者。这就是我告诉你的依据和信号——我丈夫从特洛亚发送给我的。

歌队长 啊，夫人，我跟着就向神致谢，但是我愿意听完你的话，你一边讲，我一边赞颂。

克吕泰墨斯特拉 特洛亚今天是在阿开俄斯人手中了。我猜想那城里的各种喊叫决不会混淆。尝试把醋和油倒在一只瓶里，你会说它们合不来，不够朋友，因此你会分别的听见被征服者和征服者的话语；要知道他们的命运各自不同：有的人倒在丈夫或弟兄的尸首上，老年人倒在子孙的尸首上，用失去了自由的嗓子悲叹他们最亲爱的人的去世；有的人，由于战后通宵抢劫而劳累，很是饥饿，

停下来吃城里提供的早餐，不是按先后发票分配的，而是各自碰运气抽得了签，就住在特洛亚被占领的家里，不再忍受露天的霜和露，也无须放哨，就可以像那些有福的人那样睡一夜。

只要他们尊重那被占领的土地上保卫城邦的神和神殿，他们就不会在征服别人之后反而成为俘虏。愿我们的武士不要怀抱某种欲望，为了贪财去抢劫那些不应当掠夺的东西；因为他们还须取得回家的安全，沿着那双程路途的回头路归来。如果军队未曾冒犯神明而得归来，那些受害者的哀痛就会和缓下来，只要没有意外的灾难发生。

这就是我，一个女子，讲给你听的。希望好事成功，这些我们一定看得见；我宁愿要这快乐，不要那莫大的幸福。

歌队长 夫人，你像个又聪慧又小心的男子，话说得有理。我从我这里听见了这有力的依证，准备向神谢恩；因为我们的辛劳已经得到了适当的报偿。

克吕泰墨斯特拉进宫。

## 四 第一合唱歌

歌 队（序曲）啊，宙斯王！啊，友善的夜，灿烂的装饰的享受者，你曾把天网撒在特洛亚城上，使所有人跳不出这被奴役的大拖网，这一网打尽的定数。我尊敬伟大的宙斯，宾主之神，这些事是他促使的，他早就向着阿勒克珊德洛斯射出神箭，他的箭不会射不到鹄的，也不会射到星空高处，白白落地。

（第一曲首节）人们会说这毁灭来自宙斯，这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他已经依照他的意思把这件事办成了。曾有人说，神不屑于注意那些糟蹋了神圣的美好的事物

的人；说这话就是对神不恭。当人们因为家里有多余的，超过了最大限度的财富而过分傲慢的时候，很明显，那不可容忍的罪过所得到的报偿就是死亡。一个聪明的人只愿有一份无害的财富就足够了。

因为一个人如果太富裕，把正义之神的座位踢得不见了，就绝不会有保障啊！

（第一曲次节）是“引诱”那坏东西，那早先定计的迷惑之神的难以抵制的女儿，在促使他，因此一切挽救都没有作用。他所受的伤害无法遮掩，像可怕的火光那样亮了出来；他受到惩处，有如劣铜受到磨损和打击而变黑了；他又像孩子追逐飞鸟，给他的城市带来了难以忍受的灾难。神不但不听他祷告，反而把作这些事的不义的人摧毁。

帕里斯就是这样的人，他曾到阿特瑞代家里掠走一个有夫之妇，污辱了宴客的筵席。

（第二曲首节）她留给本国人的是士兵的乱纷纷的戈矛，水手的装具，她带到特洛亚当嫁妆的是灭亡，她轻快的穿过了大门，敢于作没人敢作的事。那时宫中的众先知不停的叹道：“哎呀，这宫廷和宫中的王啊！哎呀，这床第和那爱丈夫的新娘的步伐啊！我们可以看见那些被遗弃的人哑口无言，他们虽已感觉羞耻，却还没出口骂人，甚至还不愿相信。由于对海外人的思念，他们会想象有一个幻影在主持家务。

但是那些形象很美的塑像在丈夫看来没什么可爱，雕像没有眼睛，也就无法传情了。

（第二曲次节）“那梦中出现的让人信以为真的形象会引起一场空欢喜，当一个人认为他看见了挚爱的人——那也是无用；因为那幻影已从他怀中溜走，再也不跟着美梦的随身翅膀而来。”这就是那宫中炉边的伤心事，另外还有更悲伤的事呢；一般的说，在每一个家里

都可以看到为那些一起从希腊动身的兵士而感受的难以忍受的悲痛，是呀，多少事搅得人心痛啊！

送出去的是挚爱的人，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不是亲人。

（第三曲首节）战神在戈矛交战的地方升起一架天平，用黄金来兑换尸体，他从伊利翁把火化了的身躯送给它们的亲人，那是使人哭泣的沉重的砂金，代替人身的骨灰，装在那轻佻的瓦罐里的。他们悼念死者，赞美这人善于战斗，那人在血战中荣耀地倒下，为了他人的爱人的缘故；有人这样小声抱怨，对案件的主犯阿特瑞代发出的愤怒正在暗地里滋生。

有的兵士在那城墙下，占领了伊利翁土地上的坟墓，他们的形象依旧美丽；他们虽是占领者，却埋在敌国的土地里。

（第三曲次节）市民的怨忿的话是危险的，大众的诅咒现在发挥了效力。我怕听黑暗中藏匿着的消息；因为神并不是不关注那些杀人如麻的人；一个人多行不义，或许侥幸成功，但是那些穿黑衣的厄里倪厄斯终于会使他命运转变，受尽折磨，以至湮没无声；他一旦被毁灭了便不可挽救。一个人的名声太响了，也是危险；因为雷电会从宙斯眼里发射出来。

我宁愿选择那不至于引起嫉妒的快乐；我不愿毁灭他人的城邦，也不愿被人征服，眼看我过奴隶生活。

（第三曲末节）那传递消息的火光带来的喜讯，很快就发布到城里。谁知道是真的还是神在蒙骗我们？谁这样天真或者这样愚蠢，让他的心被火光带来的意外消息所激动，然后又垂头丧气，当消息走了样的时候？这很符合女人的性情，在消息还没有查证之前就谢恩。女人制定的规则太容易使人信从，传布得快，可是女人嘴里说出的消息也逝去得快啊！

## 五 第二场

歌队长 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那发亮的火炬传递的火光和信息是真是假，这乘兴而来的亮光是不是像梦一样蒙骗了我们的心的心；因为我发现一个传令官从海边走到那橄榄树阴下，那干燥的灰尘，泥土的孪生姐妹，向我证誓这个报信人不是哑巴，他不是烧起山上的木柴，靠烟火来传递信号，而要更清楚的报告那可喜的讯息，或者——我可不愿意说相反的话。但愿喜上加喜啊！要是有人为这城邦作不同的祷告，愿他能收获他心中的罪行的果实。

传令官自观众右方上。

传令官 啊，我的国家，阿耳戈斯的土地！分别十年，今天好不容易回到你这里！多少梦想都断了缆，只有一个系得牢固。真没想到我还能死在阿耳戈斯，分得一份最亲近的墓地。大地啊，我现在向你欢呼！太阳光啊，我向你欢呼！这地方至高的神宙斯啊！皮托的王啊！请不要再张弓向我们射箭！我们在斯卡曼德洛斯河岸边已经被你敌视够了，现在，阿波罗王啊，请作我们的拯救者和医神！我要向那些聚集在一起的神致敬，由其是向我的保护神赫耳墨斯，亲爱的发令神致敬，他是我们发令的人所崇敬的神；还有那些指派我们出征的众英雄，我请求他们善意迎接武器下残余的军队。

皇家的宫殿啊，亲爱的家园啊，庄严的王位啊，面向阳光的神啊，请你们像以前一样，用你们的发光的眼晴正式迎接这久别的皇上！因为他给你们，也给这里所有的人，在夜里带来了光明——他是阿伽门农王。好好迎接他吧，这是应当的；因为他已经借报复神宙斯的铁锄把特洛亚挖倒了，它的地方被破坏了，它的天神的祭坛和庙堂不见了，它地里的种子都被毁了。这就是我们

的君主，阿特柔斯的长子，驾在特洛亚脖子上的轭；他如今回来了，一个幸运的人，这个年代的人们中最值得尊重的人。从今后帕里斯和同他一伙的城市再也不能夸口说，他们所受的制裁和他们的恶行比起来算不了什么；他犯了偷窃罪，不但交出了赃物，而且使他先辈的房屋被夷平了，连土地一起被毁了；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们因为犯罪，受到了成倍的惩处。

歌队长 从阿开俄斯军中回来的发令官，祝你快乐！

传令官 我快乐，即使天神让我死，我也不逃避。

歌队长 你是不是由于思念祖国而烦恼？

传令官 我思念，眼里充满了快乐的泪水。

歌队长 那么你得的是一种很舒服的病。

传令官 什么？请你讲解一下，我才明白你的话。

歌队长 你想念那些思念你的人。

传令官 你是不是说故乡也想念那思乡的军队？

歌队长 是呀，我这郁闷的心时常在呻吟。

传令官 你心里为什么这样郁闷？

歌队长 沉默一直是我的避祸妙方。

传令官 怎么？皇上出征在外的时候，你惧怕谁呀？

歌队长 并且怕得厉害，如今呀，用你的话来说，死去会好得多。

传令官 不过我是说大事已成功。在这悠长的时间内所出的事，有一些可以说很顺畅，有一些却不顺畅。但是，除了天神，谁能一辈子没灾祸？说起我们的辛劳和居住条件的恶劣，船上狭窄的通道，糟糕的床位——哪一件事不曾使我们哀叹，哪一样痛苦不是我们每天所经受的？大地上的生活更是可憎：我们的床第就在敌人城墙下，天空落下的露水和草丛中的露珠把我们打湿了，它时常为害，使衣服上的绒毛里长满了小虫子。说起那让鸟儿冷死的冬天，只要一下雪就冻得受不了，或是说起那酷